

小说

沉重的选择

■张书利

爸，我不想读书了。大儿子低下比父亲高一头的头，畏畏缩缩地说。

父亲好像没有听见儿子的央求，抽着劣质烟，呛人的烟雾在面前萦绕开来，很快就把儿子缠住了。

爸，我真不想读书了。大儿子往父亲跟前蹭了一下，一只脚在地上划拉了一个圈儿。

父亲掐灭了烟，咳了一声，睁大了眼睛说，儿子你说啥？

儿子站在圈里，身子颤了一下，快速看了父亲一眼，高了声调，我不想读书了。

父亲直弯腰，不气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不读书你干啥？

儿子说，帮你喂猪、放羊，家里田里都干……

父亲说，这一切我都干得了，我只让你们兄弟俩读书，读好书。

儿子潮湿着眼睛说，爸，你的腰疼吧，看，直不起来了。就让弟弟一人读书吧。

父亲盯了一眼儿子说，不读书也中，去你娘的坟头前问问，看她答应不答应。我是答应了你娘，要把两个孩子养成有出息的人。

儿子嗫嗫嚅嚅说，我……我已把书撕了。

父亲绕儿子转一圈，一跺脚说，混账！上学去，没书了再买。

父亲像是押着犯人一样把儿子押送到学校。儿子的书没有撕，骗老子呢！

……

大儿子争气，一直大学毕业，很优秀。

父亲苍老了，腰弯像一张弓，力不从心了。

小二，你已经完成了九年义务，你爸也尽了义务。父亲说完，一阵咳。

小儿子在看一本厚厚的书，对父亲的话置若罔闻。

父亲擦了擦眼睛，咳了一声说，我在说话呢，你这孩子钻到书里去了。

小儿子一抬头说，听着哩，你说吧。

父亲咽下口水，耷拉下眼皮说，书，咱就不读了吧，啊！

小儿子有些茫然，合了书说，为啥？我要读书。

父亲说，我是说，这学咱就不上了，你的年纪不小了，个头也有你哥高了。

小儿子说，不让读书，干啥？

父亲说，喂猪、放羊，帮你爸干家里田里的活。

小儿子说，我的年龄还小，我要上学。

父亲说，你这孩子，一点儿也不懂事，你哥像你这么大，就知道体谅爸，就想不上学。

小儿子说，可哥还是念完了大学，我也要像哥一样，大学毕业。

父亲沉默了片刻，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你哥还不是打工去了，书不是白念啦，不念书照样能打工。

小儿子眨眨眼说，爸，你不是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多好。

父亲捶了捶腰，一阵咳，说了半天，你这是还要读书啊。

小儿子说，不读也行，你到俺娘坟头上问问，俺娘答应不答应。

父亲像是一口痰卡在了嗓眼里，脸上的皱纹多了，也深了。父亲摸出了一根皱巴巴的烟，点了几下才点燃，猛抽一口，也就猛一阵咳，浑浊的泪水流下来。

小说

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一清

“明天咱爸妈要来我们家，我们要做些准备，买些好吃的孝敬老人。”

接到岳父岳母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电话，我连忙向妻子汇报。要知道，要取悦老婆，老岳父老岳母很关键。

“首先，我们要买一些酱牛肉，这是我们县的特产啊。”我一边提建议，一边拿出笔，以便记下老婆的指示。

“不行，现在牛肉大多是假牛肉，假牛肉是用牛肉精拌制的。牛肉里面有苏丹红、亚硝酸盐，会致癌的。”老婆最近参加了健康饮食学习班，这不，我们吃饭好几天都不敢上街吃了。老婆怕吃到用地沟油做的饮食。

“那就买鸡，我们县的烧鸡很有名的，是用本地柴鸡烧制的，应该没有问题。”我说。

“本地鸡？也是用饲料养的，里面加了饲料添加剂，谁知道里面加没加激素？”

“那就买鱼？”

“鱼也是饲料养的！”

“那就买猪肉！里脊肉排骨脂肪少。”

“那更不能买！里面有瘦肉精。据报道说，现在羊肉不但很多是假的，而且有的也加了瘦肉精。”

“那就买元鱼！”

“元鱼？都是用饲料养的，有报道说，里面加了雌性激素。吃了对人的身体更加有害！”

“那就买海味！参翅鲍总行了吧。”其实，参翅鲍是我们工薪阶层望而止步的，既然老婆说我们本地出产的肉食不能用，那就咬牙买上档次的。

“你想害死我爸妈吗？那些超市里的参翅鲍都是用福尔马林或

者是双氧水泡的，能吃吗？”老婆晃动着手里的几张报纸，报纸上赫然报道着商家怎样用福尔马林或者双氧水泡制海鲜的消息。

“那就买些蔬菜吧，买些有绿色标志的，就是贵些也无妨。”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那些表示有绿色食品标志的蔬菜动辄每斤几十元的价钱，让我们望而却步。

“你没有看新闻吗？现在很多绿色食品认证都是用钱买来的。种植这些蔬菜的，照样施用化肥农药，里面的农药残留一点也不比蔬菜市场上卖的蔬菜少。据报道，青豆角里面的农药残留超过国家标准几十倍。”妻子着实有些犯愁了，买些什么好呢？

按照电视里以及各种新闻媒体报道的案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米白面里都掺杂有各类添加剂、增白粉什么的。而且据



都市雪景

泽明 摄

散文

外婆，永远在我记忆中

■张慧敏

我该上小学时，在外地工作的父母没有时间带我，便把我送到农村的外婆家。那时外婆已近 70 岁，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身板倒还硬朗，拄着一根枣木拐杖，体态微胖，面容慈祥，身上穿的是带大襟的蓝布褂子，脚上穿着自己手工纳的黑布鞋，显得一双脚很是精巧。我总感觉她这双小脚走不稳路，每次和外婆一起走路，碰到路上有一点不平整或是有块坷垃头，我都赶紧挽起她的胳膊。外婆就任由我扶着，脸上总是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但外婆从来也没有摔倒过，她拄拐杖走路很稳很慢，我对外婆的小脚充满了好奇。一个星期天中午，天气暖和，外婆在院子里泡起了脚。我看了，心疼地问：“外婆，你的脚不疼吗？你为什么还要裹脚呢？”外婆语重心长地说：“刚开始裹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旧社会的女娃都要裹脚，要是不裹，一双大脚长大就嫁不出去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开始给我裹脚，越小年纪开始裹越不会很疼，时间长了把骨头折断脚就变小了。裹脚时，我疼得睡不着觉，我妈妈就半夜起床搂着我，但不让我拆开，那时真是受了不少罪，哪像现

在这么好，不用裹脚也不用受那份洋罪了。”我感觉外婆小时候一定因裹脚吃了不少苦。

外婆家距离我上学的学校有两里地，要经过后面村庄一个很大的坑，当时那坑里的水很多，坑旁边的一段路因走人多变得坑坑洼洼。阴雨天时满是泥泞，稍不注意还会溅身上水。我那时上一年级有早自习，每天 6 点之前要赶到学校。刚开始，生性胆小的我很不适应，外婆就找到村里高年级的同学跟我一起去。每天早晨，外婆都会准时叫醒我，我迷迷糊糊穿衣时，她也跟着我起床。当听到外面的伙伴来喊时，她就跟我一起到门口，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走过那段难行的路，她还一直望着我们走远，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

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很冷，一个寒冷的夜里，毫无征兆地下了雪。一觉醒来，已经 5 点 40 分，打开门看到足有 10 厘米厚的雪，一起上学的同伴还没到，我害怕迟到挨老师骂，又不敢独自去，就哭了起来。外婆赶紧哄我：“别哭，外婆送你去上学。”路上，放眼望去，只有白茫茫的雪地，看不到一个行人，外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

地拉着我，深一脚浅一脚缓慢前行。走到那个坑边，看到水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路面被积雪覆盖，显得很平坦，但走上去却凹凸不平。外婆把我往她身后扯，自己往前探身，每走一步，她都先用拐杖试探一下，然后再拉着我走过去，一段 10 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 40 分钟。

终于到了学校，见到老师，外婆抱歉地说：“路上不好走，今天迟到了，明天一定早点来。”老师说：“您老这么大气还送外孙女来上学，其实您可以请假。”“我怕耽误孩子学习，又不放心她自己一个人来。”外婆微笑着说。我进了教室，留下外婆独自一人回家，不知道她那一双小脚用了多长时间才一步一滑地回到家。3 年后，我结束了在外婆家的生活，回到父母身边。

如今，时过境迁，我结婚生子，外婆已作古 10 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常出现在我睡梦中。她的身影逐渐浓缩成一幅画面，一位古稀老人在冰天雪地中踉跄前行，那一双小脚上沾满了雪花，身后留下密密的脚印。第二天醒来后发现，眼泪早已迷蒙了我的双眼。

故园，我的故园

■朱国杰

阳春

我走进我的故园
这里有桃红柳绿
这里有泉水叮咚
这里有草长莺飞
这里有凤凰和鸣

盛夏

我走进我的故园
这里有绿荷点点
这里有柳荫绿浓
这里有躬耕的田畴
这里有骑牛的牧童

深秋

我走进我的故园
这里有羊群咩咩
这里有溪水淙淙
这里有五彩锦缎
这里有枫叶正红

隆冬

我走进我的故园
这里有瑞雪飘飞
这里有高挂雾凇
这里有炉火闪闪
这里有奶茶正浓

故园

我美丽的故园
我梦中的乐园
我何时能再次走近你
再次与美丽相约
再次让芳容重现

我的秋

■李芳君

我轻轻踏着风的步伐
雪的足迹
一朵朵美丽的梅花
瞬间绽放
不曾相信不愿相信
深冬已来临
那寻不着的黄叶
仿佛是昨日的一丝夕阳
啊 我的秋
为何年年留恋年年悲伤
我清楚地明白
憔悴地沉睡
凌乱的长发
通红的脸颊
是初冬的孤寂
深冬的凄美
不是秋的浪漫
啊 我的秋